

形帶飾，作工精細，顏色鮮豔，可以想見當時勞動人民手工藝之優越。當出土時滿盛舍利即牙骨灰數十粒，與其它各件均盛於一陶罐中，在罐中尚有散置骨灰若干。佛教循印度習俗，死用火葬，僧侶火葬後，盛骨灰於罐中，造塔儲之。但也有不起塔，僅作一穹窿形建築俗稱「拱巴仔」，埋藏僧侶骨灰，在新疆所見者多類此，此其一也。

圖3—5 舍利袋，出土地同上。形式均作斜方形袋，與圖2同。上下對角約一〇—一四，左右對角約九—一二，口寬約四—六厘米不等。圖3 係用提花黃綢質料縫紉而成。圖4、5 均為白綢，單層無裏。圖3、4均具帶，圖5帶已失去。出土時袋中均盛牙骨灰。

圖6 上下左右對稱，均為一〇·五厘米。雙層，以紅粗絹為裏。面覆提花紅綢及青綢，四周以紅綢為邊緣，中出四厘米寬之三角形帶飾，兩面均同，但已殘破。口寬五·五厘米，口部稍小無帶。中空。

圖7 較上略小，上下左右對稱，均作七厘米。裏為素綢，面為白綾而以黃綾鑲黑邊之三角紋分列四隅，重疊成綵。惜中間殘破，無法瞭解其全部紋樣組織。口寬四·五厘米，中空無帶，但兩角有具帶殘迹，或原有帶，以後遺失耳。以上二者，出土時中空無存。但與圖2—5同出，式樣相同必原為存骨灰之用，後因骨灰散出，故成空袋，在罐中尚盛有若干骨灰可證也。

以上均出巴楚托和沙賴一僧墳中。同時出土者，尚有龜茲小銅錢，民族古文字殘紙及彩畫陶器。根據其紋樣，我推定為六世紀至七世紀遺物。則此織品，或與之同時。

三、織品殘片（圖版陸叁—陸伍，圖8—20）

圖8 朱紅絲織殘片，出拜城克子爾明屋佛洞中。為一長方形殘片，寬二四厘米，長一七厘米。朱紅色，無花紋，疑為服御物上之碎片。左邊緣尚有一白綫頭，必為縫紉痕迹，或當時作衣裏之用。

圖9 袋狀衣飾殘片，出拜城克子爾明屋佛洞中。作袋形，長一四·五，寬六·八，口徑三·二厘米。米色細絹，現存一面。另一面僅存縫紉痕迹及部分絹片，顏色較黃，口緣鑲五毫米之青綢，邊有一絲綫繫之，綫頭尚存，可能是領緣或衿袴之殘片。

圖10 方塊青白絲織衣飾殘片，出土地同上。作帶形，外鑲有一·五厘米之邊緣。左為青綢，長二二厘米。右為白綢，長二三厘米。中間為白綢方塊，長一〇，寬一〇·五厘米。但上有紫色綢遺存痕迹，下有與中間同樣白綢痕迹，可能為僧衣殘片，由三樣不同色之方塊絲綢綴合交錯而成。在庫車壁畫中所繪高僧之袈裟，每用不同顏色布條交錯綴成文綵（敦煌畫之研究圖像插圖一三八）。俗謂之納袈裟，為宣揚法教時披之。三藏法師傳：「唐太宗賜玄奘納袈裟一領，價值百金。道慕法師作詩云：『不持金作縷，還用綵成文；朱青自映掩，翠綺相氤氳。獨有離離葉，恆向稻畦分。』」（卷七，頁六）蓋謂此也。不過玄奘之